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郁南名胜古迹及掌故·····        | 张富文 (1)      |
| 抗日战争前后都城霍乱病流行简况·····  | 梁伯槐 (4)      |
| 都城番摊巷来历及其它·····       | 刘 均 (6)      |
| 郁南县各公社地名来历·····       | 张富文 (7)      |
| 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拉“猪仔兵”的····· | 余裕生 (10)     |
| 抗日战争时期都城商业概况·····     | 宾渭南 孔宪梓 (12) |
| 编后话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编 者 (15)     |

# 郁南名胜古迹及掌故

张富文

## (一) 夫子井

此井位于都城镇象山脚下武陵塘边，昔日广二丈、深丈余，现已浅窄如普通水井，唯井水晶莹如故。纵然西潦浸没，浊流一片，井口上的水，依然泾渭分明。

清代金光绶有诗吟咏此井：“夫子心源远，千秋尚有泉。澄清当世志，澹定本由天。渴任行人解，医投病者痊。冷然荒塚下，凭吊夕阳烟。”

诗中所述的夫子，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名叫李熙载。《旧西宁县志》第22卷记：“李熙载，字伯先，都城人，幼而颖悟，及冠，博学能文。元丰八年（按：即公元1085年）登进士第。元符间（按：即公元1098年～1100年）为广西西路计度转运使，政声著闻，赐敕褒喻。官至朝请大夫，有诗词行于世，人称李夫子。祀德庆乡贤。墓在都城司北。”

关于《李熙载诗词集》，《旧西宁县志》及《德庆州志》都注明已佚。但是，我们从清道光三十年（公元1850年）粤雅堂校刊的《岭南遗书》第五集《粤诗搜逸》第二卷第11页却发现了李熙载诗一首。这本《粤诗搜逸》“专搜遗逸，非选诗也。故别集传者不录，明以后作者林立，亦不胜收也。”它搜集了广东自陈代至元代（公元557～1368年）

八百多年间的诗歌。

该诗集记述了李熙载的简历，其诗为《九星岩》（此岩在今云浮县境）：“岩穴玲珑几度秋，簪峰高插耸鳌头。化人旧有阿罗汉，喜客今逢老比丘。石罅日闻甘露滴，山间时见庆云浮。灵岩特为南乡设，从此生贤继不休。”

李熙载的诗，我们迄今发现仅此一首。此外，流传下来的还有《赠伍仕阶》诗中的两句：“一门萃忠孝，竹帛写家声。”

民间传说李熙载曾养一瞎眼猴，日日率至井边洗眼，后复见光明。能致此神奇之效，据云井下有沉沙木一块，此木后为人所窃，奇效顿失，唯仍能致豆类早日发芽。故历代发芽菜者，多在井边，相沿至今。

井水能治眼疾，固纯属无稽，也许为后世巫医所制造的谎言。唯夫子井传为宋代所砌，则实属古迹。此井是否有近九百年历史，抑或后世重建过，有待考古者探讨。

## （二）龙 井

龙井在建城北三里，井深仅尺许，但一泓清水，冬不枯竭，夏不满溢，用以泡茶，殊觉甘凉。传说此地五条山脉，状若五龙，龙口均聚此处，故清泉涓涓，长年不断。以此井泉及附近山泉制醋，名龙泉七醋，名驰遐迩。对于此井，清代张子京有诗吟咏：“滴滴涓涓出翠微，清泉如眼湛天机。千山呼吸通云窍，万古虚盈印月辉。穿石无声分乳窦，过岩有响漱珠玑。安知不是神龙吐，欲待风雷化雨飞。”

龙井之旁，有龙井庵，明代天启年间建，层崖叠阁，林亭秀美，环境清幽，风景如画。山门有对联一幅：“龙灵空

色相，井泉化慈悲。”古木遮天蔽日，危岩凌空耸立。附近有漱流堂、枕石亭等建筑。该地远离尘市，幽静异常，前人视作“万壑有声，千家无梦”的境界，昔日文人饮酒吟诗，多聚此地。康熙年间，知县张溶主持编辑《龙井亭唱和诗》一卷，唯已佚。

但张溶赞咏龙井亭的诗仍保存下来：“寺涌清泉翠巖重，六时常报上方钟，一泓澄碧潜通壑，几杵悠扬远过峰。昼静直如喧梵语，宵深疑是泪鸣鸿。披襟坐共松杉下，濯足无烦羨古风。”

寺内铜钟，为明代所铸，现犹存区公所之内。古寺前后殿现已毁，仅存大雄宝殿，实为我县罕见的古建筑物。飞檐画阁颇堪观赏。

现此地为果木场场部。昔日羊肠小道登山，前通街市。如今已筑成大路，可直通小汽车。寺前古木，部分尚存。近年山前满栽李树，春暖花开，飞雪点点，枝叶吐翠，别有一番景致。

### (三) 石 门

石门在建城梅坪山。山麓大石无数，石壁峭立，叠成如门，上有“石门”两字，门内中通一洞，别有天地。涓涓流水，穿岩而出。游人从石罅螺道而进，悬崖欲压，几疑无路。透过岩洞，豁然开朗。昔有石门寺，明代崇禎年间建，清代康熙年间重修，今已毁。解放前，此寺有僧人二。一名何植因，顺德人，为郁南各寺的住持，解放后于1957年病故，时年六十余。另一僧名开明，云浮人。

岩洞之内，存仙人一脚印，长尺余，深寸许。传说昔有

一人，手携兰花，逃避官府追捕，疾奔石洞，用力一踩，腾空成仙，另一脚踩过几公里远的天马山上松岗顶侧。其妻追赶至此，把他一拉，只夺下一鞋。该鞋后化为石头，当地名为阿娘鞋。此人被称为兰花仙。岩洞之内，留下他的仙迹。

石门，昔为寻芳探胜好去处。李以宁有诗数首，描绘甚逼真：“诘曲层层石腹穿，藤萝翳日树含烟。南荒最僻洮西地，不信人间小有天！”“危石巖崎绕画屏，竹梢松鬣上青冥。阿谁点缀烟霞外，几处凭虚布野亭！”“南北枝头烂漫开，淡红浅晕蕊珠胎。分明一树桃花放，洞口渔人得入来！”

## 抗日战争前后都城霍乱病流行简况

梁伯槐

解放前，都城没有卫生和防疫机构，仅设有一个洁净局，只负责清理街道垃圾。但由于工作不负责任，致使新圩尾义记巷口（即现四一八路都城镇卫生院门口附近）和新街口码头（即现在淀粉厂对出的码头）等地方，垃圾堆积如山。垃圾堆里细菌滋生，死猫、死老鼠等腐物发臭，臭气熏天，行人掩鼻而过。故此，都城有“垃圾多、苍蝇多、菩萨多”三多之称（垃圾多而致苍蝇多，患病后求神保平安而致菩萨多）。

由于环境卫生差，都城每年都有霍乱、天花、痢疾、疟

疾等疫症流行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。1943年5月发生的霍乱疫症流行病（都城人称之为发人瘟），由于没有防疫机构和得力的防疫措施，一经发病就迅速蔓延，疫情扩散至全镇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只得求神拜佛保平安。当时，在街上立菩萨设祭坛的达十三处之多，家家户户门口堆着火盆，挂上黄茅、桃叶等“驱邪”之物。群众虽化了不少拜祭之钱，但疫病还是没有得到控制，每条街都有病例，每天都有死亡，全镇死亡达二百多人。几间棺材铺的棺材都销售一空。棺材佬也有因染上疫症而死亡的，甚至有时上午抬别人去埋葬，下午就要别人抬自己去埋葬了。那时正值西瓜、荔枝上市季节，但群众怕染上时疫而不敢问津，市面一片萧索的景象。1946年又发生过一次霍乱疫症流行病，虽然蔓延的时间比1943年那一次短，但也死亡了几十人。

当时，都城镇一万多人口，由于疫症多次流行，由商人募捐一间都城医院（即现在农机一厂后面的宿舍）。但设备简陋，连葡萄糖盐水也没有，居民还是得不到防疫注射，一经发病，医院的几张病床也无济于事，不少病人睡在地上又呕又痢，大多数病人都送去方便所（即现在镇三小下边的地方，是专门停放危重病而又无人照顾的病人），在那里等候阎王的“催命符”。

## 都城番摊巷来历及其它

刘 均

都城镇康乐路在清朝光绪年间称作帅府庙巷，因巷的尽头有间康帅庙（即今工人文化宫）而得名。到了民国八、九年间，此巷俗称为番摊巷。当时，有个曾在外地当过县官的罗定人沈江洲来到此地开设赌场，充当老板。于是，这条仅有百多米长的小巷，赌场林立。有牌九五档，番摊、扑克、九十、十二位各两档，大三军一档，白鸽票一档，还有鸦片烟馆两间。当时，军阀横行，民不聊生，就业无门，许多人抱着侥幸心理，热衷赌博，希望发财。小巷里，赌徒云集，热闹非常。番摊巷由此得名。

赌博确实害人不浅，下述的事例可见一斑：

高要人陈朝瑞与人合股在都城设档刻图章。由于他爱赌，孤注一掷，屡赌屡输，以至弄到衣食无着。天寒地冻只穿一条短裤，无法御寒，只好蜷缩在牌九档下烘火捱过寒冬。

信宜人曹计来郁南谋生，每次到都城趁圩都要赌几手，赢了就找亲朋戚友大饮大吃，输了就东借西讨。后来他以十元的白银赌猪仔兵（输了就要去当兵，否则须有亲人以加倍利钱赎回），结果输了，后由他的兄弟曹二九以二十元白银赎回。第二次，他又去赌猪仔兵，结果又输了，亲戚无钱赎他，只得去当兵。初时到广州参加十九路军，几年后调到福

建，后被遣散，无工可做，沦为乞丐，最后沦落异乡。

都城人彭五仔，是朱球记饼家工人，平素烂赌。一日，为求赌本，待他老婆上山斩柴归来时，装作好心好意倒了一盆水让老婆冲凉，当她脱光衣服后，就把她准备替换的新裤拿去典当而赌输了。他老婆狼狈不堪，愤恨异常，连声骂他：“打靶鬼！打靶鬼！”

## 郁南县各公社地名来历

张 富 文

郁南县十九个公社（镇）得名由来，有五种不同情况。

一、最普遍的，是以当地自然环境特点来取名。这一类有八个公社：

平台——地势较为平坦而又比周围高一些，故名。

桂圩——地处桂河之旁。

罗旁——西江中有一形似罗庚的石洲，名为罗庚石（又名锦被石）罗庚石的南岸，名为罗旁。

南江口——因地处南江与西江会合处得名。

连滩——附近南江有大片沙滩相连，故名。

东坝——地处南江东岸，岸边有十多公里长的防洪堤，故名。对岸属连滩公社一个大队，名为西坝。

河口——地处南江与支流白石河会合处的对岸，故名。

大湾——南江流经该地形成一个弧形，名为狮子湾及麒麟湾，圩名则名大湾。

二、由于历史上种种演变而取名、更名的公社（镇）有下列五个：

都城镇——这是我县最古老的地名。它首次出现在南朝人沈约（441—513年）编撰的《宋书》上。之后，《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均有记载。隋唐时期，都城是县名，曾先后隶属于晋康郡、封州、康州。宋元明时期都城是乡名，隶属于端溪县，到明万历五年则隶属新建立的西宁县（即今郁南）。清朝时期，都城是圩名。1930年左右，改为都城镇。都城地名，据历史文献记载，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。最初，它是由都罗、武城两县合并，各取一字而成。至于当时行政区域管辖范围，已很难考查。

历洞——传说西宁建县时的万历年间，移民至该地，故称历洞。

通门——建县初期，明王朝把少数民族赶往广西岑溪的七山、六十三山等地，并在要道设兵驻守，名封门巡检司，取义把门封起，以防反对王朝的人卷土重来。后世民族融洽，封门意义遂失，改称通门。

建城——建县初期，此地为县城，称为城厢，属太平都，后世城厢改为建平乡，城外称为附城乡。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建平乡和附城乡合并，各取一字，取名建城。

附城——1950年，县政府从建城搬到都城镇，环绕都城镇的农村，昔名白夏乡，后划为都城镇郊区，六十年代初与都城镇分开，自成为一个公社，改称附城。

三、有些公社的地名，古代演变并非因出现一些什么历史事件而引起，而是人们认为它含义不理想，于是更改它的字音或字形，变成了新的地名。这样来取名的公社有

两个：

大方——传说古时称为大风寨，因为此处山区，森林密布，树大招风，故名。后来，人们嫌“大风”不好听，取相近的字音，改称大方。

大全——据《旧西宁县志》记载，古时称为大伞。“大伞”何以演变为“大全”，史籍无考。民间传说，该地有间大庙名回庆宫，门前有古榕，复盖如伞，地名遂名“大伞”。大概由于“伞”、“散”同音，含义不祥，因人财均宜聚、宜全而不宜散，正如民间把“担竿”、“猪肝”、“通书”因忌讳“干”、“输”而称为“担润”、“猪润”、“通胜”一样，因此取换含义吉祥而又字形相似的文字改名“大全”。如此例子，无独有偶。桂坪公社有一村庄名“平伞”，因地形如伞而得名，后也不约而同把“伞”改为“全”，称作“平全”。

四、以民间传说而取名的公社有两个：

宝珠——传说该地埋藏有一颗夜光宝石，故名。

千官——传说古代当地人盼望好意头，请人察看该地，此人挥笔写下“十官”两字，意即该地山灵水秀，能出十位达官贵人。后有人途经，挥笔在“十”字上加一横，变成“干官”，意思变得宦途阻塞了。最后，又有一人经过，把“干”字一横改为一撇，变成了“千官”，意即该地官运亨通，能出千名官员。于是，该地人就以此为吉兆，遂把地名改为千官。

五、为纪念前人而取名的公社有两个：

罗顺——传说古代最早到此地开垦的人名叫罗文尖，他祈望定居后能顺顺利利，事事如意，此地遂被名为罗顺。

宋桂——传说古代有个名叫宋桂的人在此地卖茶水，后

来此地逐渐发展为村庄、圩场，后人就以宋桂命名。

上述罗文尖及宋桂二人，均为民间流传。查考史乘，并无所载。

## 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拉“猪仔兵”的

余榕生

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流传着“好仔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的一句话。群众既怕当兵，又怕当兵的。

国民党的兵役制度名目上是“三丁抽一，四丁抽二，独仔不抽”，但实际上五丁抽四的也有。这个“抽”字也是有来由的，因为大家都不愿当兵，便采取定期抽签的办法。抽签可以使乡、保长大捞油水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抽丁勒索。穷人抽中签不愿去也得去当炮灰，财主抽中签可以买“猪仔兵”顶替。这样便从制度上为拉“猪仔兵”提供了市场，也从制度上鼓励当官的拚命拉“猪仔兵”。

“独仔不抽”是真的吗？独子确实不须要参加抽签，但走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走了抽签，跑不了拉“猪仔兵”。我是数代单传，也领了“身份证”，该证还注明是独子，但是我这个独子也不幸免。事情发生在1946年夏天的一个都城圩日，突然鸡飞狗走，市面大乱，待惊魂稍定，检查身份证的人已经“光临”了。当我出示“身份证”接受检查时，满以为定必过关。殊不知检查人大喝一声：伪造证件。便将我的

“身份证”随手撕碎，丢散在地，不由分说，照拉可也，当即被押往都城警察所（当时警察所设在观音阁即现在县自来水厂附近）。因为在街上突然被捉，与外界隔绝音讯，连茶饭也没有人送来。当日与我一齐被捉“猪仔兵”的有三、四十名难友，大家被关在一起，席地而坐，还有警察当“保卫员”替我们“站岗放哨”。我在都城姓寡人单，因没有人知道我被拉丁，没有亲人送水饭还不足为奇，但奇怪的这几十名难友中也是没有一个亲友来探望。这可能是官方的命令，不准探望、不准难友与外界接触，免得节外生枝。

当晚入夜很久，大家饥寒交迫。在这饥饿关头，还是那些警察会投机，立即做起卖白米黄糖粥的生意来了！我“倾家荡产”只能买了一碗糖粥充饥。尽管黄糖粥的价钱比市面上贵几倍，但还可充饥。可怜有些难友，因为没有钱买粥，只得捱饿了一天。

翌日，我们几十名难友被警察所用运牛的船押解往建城镇国民党县政府。这条船封闭严密，船仓的板也被钉实。还有不少警察荷枪实弹“护送”，如临大敌，生怕难友逃跑。因为走了一个“猪仔兵”当权者就损失了几十担谷。

我是建城街人，从建城码头押至国民党县政府途中，遇到不少熟人，这些熟人给我家里报讯。后来，几经周折，证明我确属独仔，才同意联名保释，否则，早已当了炮灰了。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！其余的难友大部分都当“猪仔兵”去了！

## 抗日战争时期都城商业概况

宾渭南 孔宪梓

都城镇位于西江上游。上航至封川江口镇分水，左为西江，右为贺江。溯西江而上可达广西梧州市，经贺江入开建可至广西的贺县、钟山、富川等县。下航至广州、三水、西南、江门和珠江三角洲等地，水运交通甚为便利。民国中期沿贺江各县出产的稻谷、桐油、花生油、瓜子仁、生猪、三鸟等农产品，很大部分用木船经贺江运至都城，集散至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各地，西江上游和贺江沿岸各地所需的生盐、火柴、煤油、百货、棉布等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也经都城转运。这样，都城镇的商业就日趋繁盛，至抗日战争前夕，已有荣章行、和生行、合成恒、建安行、友兴祥、瑞和行、又和行、利成丰等九家较大的代客买卖的平码行。当时最大的盐商有志生堂、怡泰行、绍兴堂、其安堂、生记堂、胜和堂、树安堂、麦义记等八家。他们均自有木船，自营运输。还有专门经营水果的合兴行、黄苏记、昌发等三家水果栏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次年，广州沦陷后，本省阳江、电白等盐场生产的生盐不能直往广州，改由陆路经新兴，再由水运至肇庆、高要白土，由水运至都城集散。三亚盐场生产的生盐也经罗定运至都城转运。因粤汉铁路屡遭日寇轰炸，公路被毁，湖南湘南出产的生油、桐油、茶油、瓜子、麦子、黄豆等农副产品，也只得由陆路入广西，经八步由贺江水运至都城集散。上述各地所需的煤油、布匹、百货等日常生活

必需品，均经都城转运。当时的都城，可说是万商云集，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。

当时的水运交通繁盛，在都城开往广州的有东安、西安、大兴、大生、顺昌五艘花尾渡，开往梧州的有德成、顺安二艘花尾渡；开往肇庆的有新利民、利安二艘花尾渡。都城的商业日益兴盛，广州和南海、顺德、新会、中山、高明、鹤山、高要、台山、开平、恩平等地的商人，先后都来都城开店经商。在都城开牛行平码的有裕丰、和安源、荣生、广泰源、永茂源等五家，代客买卖耕牛、肉牛。每圩（逢农历五、十是牛圩）上市耕牛、肉牛最多达一千多头。湘南、广西的横县、贵县、桂平、平南、玉林、北流、容县、藤县、岑溪、平乐、武宣、钟山、富川、贺县、苍梧、广东的高州、信宜、罗定、封川、德庆、云浮和本县的耕牛，都集中都城出售。都城市场的耕牛远销肇庆、高要、三水、佛山、南海、顺德、番禺、江门、中山、广州等县市，还有专门轮船运销香港、澳门等地。当时的都城，是西江最大的牛圩。

开设牲口栏的有中元、三元、天利和、大德成、致公平、和合、大生行等七家。代客买卖牲猪、三鸟。逢农历一三六八为圩期。广西的钟山、富川、信都等地的牲猪、三鸟由贺江水运至都城。封川、德庆和广西的岑溪、苍梧等县的牲猪、三鸟由陆路用人力挑抬至都城集散。

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有谦益隆、同昌泰、冯进利、泰兴昌等四家。他们经营谷米、生油、桐油、麦子和其他土产出口，从香港进口台湾粗砂糖，进口日本柴鱼、龙鱼等海味和面粉、剪口铁等，进口牛庄乌豆、东北大豆、青岛花生仁等。

卷烟代理商有安和、泰兴二家。安和号代理英美烟草公

司各牌香烟，泰兴号代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各牌香烟。

煤油代理商有四家。泰源公司代理美孚行星牌、鹰牌煤油，广义昌代理亚细亚壳牌煤油，荣生代理德士古煤油，泰源公司倒闭后由志生堂代理美孚行星牌、鹰牌煤油。

还有邝大益商行经营谷米、生油、桐油等代购业务，与广州、佛山、西南、江门、石岐、小榄、顺德、勒流、肇庆、开平、三埠等地的商行均有业务联系。该商行以经营谷米为大宗，每天购进谷米最多达一百多万斤，掌握了都城的谷米市场和垄断了市场粮价。邝大益商行还兼营汇款业务，与广州、江门、佛山和广西梧州等地的商行有汇款业务往来，在西江盛极一时。

经营酒家的有天天楼、鸿和楼、醉南、隆盛、乐群、胜利等六家。在西江河面还有两艘花艇，专供国民党的反动官僚与富商享用。

经营谷米加工工业的有西江、泰丰、民丰、志隆、公益、和丰等六家米机。因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已遭日寇蹂躏，群众无法生产。上述六家米机日夜开工生产，还供不上高要、六步、广利、肇庆、鹤山、开平、台山等地灾民的需要。

经营火柴厂的有四家。日东火柴厂生产蝴蝶牌火柴，明星火柴厂生产明星牌火柴，三罗火柴厂生产企鹅牌火柴，爱国火柴厂生产军马牌火柴。这四家火柴厂的产品远销广西、湖南和邻近等三、四十个县。

抗日战争胜利，特别是一九四七年之后，各地运输恢复正常，湖南、湘南的土产货物均有铁路运至广州集散，不须再经八步运至都城中转。抗日战争时期来都城经商的商人，也逐步转向香港、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等地。自此之后，都城的商业就渐趋平淡。

## 编 后 话

《郁南文史资料》第一辑今天出版了！

《郁南文史资料》主要是编印我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人民生活、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历史资料。我们希望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踊跃投稿，使我县的历史资料能较好地编印和保存下来。

本期出版的史料，因为缺乏参考资料，只凭本人的回忆编写，史实难免不全和有出入；加上我们在工作上缺乏经验，有错误的地方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！

本期封面由政协委员曾志宏同志设计，并得到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，仅致谢意！

编 者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